

鸡冠山上

■徐鲁

吗？”有一天，小桃忍不住，小声地问采药回来的姥爷。

“那还能有假？”姥爷一边擦着火镰，点着了烟袋锅里的旱烟，一边慢悠悠地说道，“一个小姑娘家，咋这么爱打听事儿呢？就不怕心事太重，不长个头吗？”

“才不怕呢，姥爷你看，我比你的药材柜都要高了！”小桃笑着比划着说。

姥爷是木兰河一带人人尊敬的老郎中，多年来翻山越岭、走屯穿乡给乡亲号脉治病。日本鬼子来了，姥爷总能找到办法，给打鬼子的抗联战士送去草药。在小桃心目中，只要有姥爷在，家里就没有什么拿不定的主意。

这天，小桃刚刚割野菜回来，姥爷就把她拉到一边，小声说道：“桃啊，你不是老早就想见一见抗联的叔叔们吗？今天就跟姥爷进一趟鸡冠山好不好？”

“真的？”小桃一听，不禁喜出望外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

姥爷示意她压低声音，叮嘱说：“来，你帮姥爷把这个皮葫芦背上，里面的东西可不能洒出来了。”

“姥爷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洋油吗？”

“不是洋油，是烈酒。”姥爷小声说，“山上急着用的。”

午后，祖孙俩像平时出诊一样，带上草药，沿着一条人烟稀少的羊肠小道，悄悄上了鸡冠山。

姥爷是一位有经验的“进山客”。进山的人熟悉大山，也敬畏大山、爱护大山。

这次跟着姥爷上鸡冠山，小桃亲眼见到了抗联叔叔们的营地。不过，有好几个叔叔在战斗中受了伤，有的头上还缠着绷带，有的腿上受了枪伤。姥爷此行，就是为了给这几个受伤的抗联战士治伤的。

小桃背上山的那只皮葫芦，里面

装的烈酒，是为了给伤员的伤口消毒用的。

有一名受伤的战士小杨，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，小腿肚上挨了枪子儿。为避免伤口恶化，在姥爷和小桃来的前几天，分队长让小杨咬紧牙关，硬是用刺刀给他把子弹剜了出来。

多么坚强的抗联战士啊！小桃一边用烈酒给小杨擦着快要化脓的伤口，一边轻轻地问道：“好疼吧？你要忍着点啊，消了毒，敷上药，伤口就会好得快一些。”

姥爷挨个儿给其他伤员察看了伤势，仔细为他们换上草药。“马大爷，真得好好感谢您老人家。”分队长说，“您老送来的都是救命药啊。”

“现在山下风声挺紧，你们早点养好伤，也好早点转移，万一鬼子要来搜山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，大爷，鸡冠山到处都是我们布下的‘迷魂阵’。有凶残的豺狼，就有打豺狼的好猎手！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姥爷说，“乡亲们山下可担心你们了。”

“我们还要感谢你这个外孙女，我们可是老早就知道了，您老人家每次送来的草药，有不少是小姑娘挖来的呢！小小年纪，就在为革命做事情了。”

小桃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她给小杨换好了药，小心翼翼扎好绷带，就和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小杨拉起家常。

小杨问小桃：“你认字吗？上过几年学堂？”

小桃噘着嘴说：“姥爷说，日本人开办的学堂，不去也罢。”

姥爷说的是实情。伪满洲国建立后，日军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，规定在所有日满学校里，不许讲汉语，学生们哪怕回到了家里，也得讲日语。所以，东北的老百姓和孩子们都很透了日本

鬼子。

“马大爷说得是，只要东北这片土地上还有日本人横行霸道，乡亲们就只能忍气吞声，过着亡国奴的日子。”小杨就像一位小先生，又转身对小桃说，“不过，学堂里的先生，还是有良心的。所以，学堂还是要进。日本人不让你们学汉字，你们就偷偷地学呗，识了字，有了文化，将来总归用得上。”

“将来？将来是怎样一回事呀？”小桃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名词。

“将来啊，那可是一两句话能说完了的。”小杨看到小桃这么好奇的样子，就拍了拍一直抱在手上的那支小马枪，给小桃描述道：“将来，我们把日本侵略者统统赶出中国的土地，所有劳苦百姓都能抬起头来，扬眉吐气地过日子！还有啊，到时候，天上飞着我们自己的飞机，地上跑着我们自己的汽车。对了，到了将来，连我们东北的黑土地，收庄稼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拖拉机……”

在这个春天之后，小桃又跟着姥爷多次上山，给抗联叔叔们送过草药、粮食和煤油。可是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战士小杨。

1947年的春天，小桃报名参军，成为我军一名战地卫生员。

临行前，母亲依依不舍地拉着小桃的手，这一别，不知还能不能再相见。她怕让妈妈看见自己涌出的泪水。

“娘……那我走了，你和姥爷、弟弟都要多保重呀！”小桃说完，赶紧转过身去。她怕让妈妈看见自己涌出的泪水。

后来，小桃先是踏上解放战争的战场。新中国诞生后，小桃又跨过鸭绿江，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。

小桃也曾多次想象过，会不会在某一处战场上，或者是在行军途中的某支兄弟部队里，突然遇到在抗联营地见过的那名战士小杨呢？新中国已经成立，小杨说的“将来”一定不远了。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从北京出发，沿京广高速路一路向南。白云从高远的天空飘过，道路两侧的杨树和柳树连成绿荫。往南走100多公里，我来到河北保定。保定地处华北平原，太行山东麓。这是一座古城，更是一片红色热土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保定地区是华北抗日的重要战场。我跟随当地朋友，来到保定烈士陵园，走进保定革命纪念馆。馆内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保定军民以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等多种方式抗击日寇的故事。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中央，伫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。肃穆氛围中，松柏清香随风而来。那古朴的气息，像在无声缅怀着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忠魂。

站在这里，就像站在历史的节点。徜徉在今天和乎幸福的日子，追溯昨天，铭记历史，致敬先辈。

“地道战嘿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，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，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，村与村与户地道连成片，侵略者他敢来，打得他魂飞胆也颤……”

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《地道战》，是1965年上映的电影《地道战》的主题歌。当时，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有人哼唱这熟悉的旋律。

冉庄，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。抗日战争中，军民同心，在这里创造了一座举世闻名的地下长城，奏响保家卫国的英雄之歌。

我们驱车前往冉庄地道战遗址参观。沿途是绿油油的田地，麦穗和玉米在阳光下照耀下散发着谷物清香。

到冉庄时，我远远看到十字街头的古槐树和悬挂在上面的大铁钟。朋友介绍，古槐树至今已历经数百年。1965年拍摄电影《地道战》时，这两棵古槐树枝叶繁茂。后来，可能是由于树龄已高，古槐树的枝叶开始脱落，但茎干依旧挺立，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“纪念碑”。

我们挨个走进地道里参观。冉庄地道一般宽1米左右，高约1至1.5米，上距地面2米多。我们走在其间像走迷宫一样，时而上坡，时而下坡，有的坑道还需要弯腰或半蹲行走。地道结构与地上街道基本一致，以十字街为中心，顺沿东、西、南、北大街挖成4条主干道地道，再由主干延伸出多条支线，直通村外和周边几个村，最后挖成户户相连、四通八达的地下迷宫。

冉庄地道分军用地道和供群众隐蔽用的民用地道两种。地道内有指挥部、

『埋伏下神兵千百万』

■田霞

休息室、储藏室，地道中途设有路牌和油灯。地道在地面的出入口，非常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，在墙壁、井壁、牲口槽、锅台、衣柜等不易发现处构筑，甚至与建筑物融为一体，使敌人难以发现。为了便于监视、打击敌人，军民还利用院墙、碾子、烧饼炉、柜台等有利的地形地物，构筑工事，与地道连通。在街道、路口处，人们布置地雷，并将引线引入地道。这样，冉庄上地下各种工事相互配合，使地道里的八路军既能瞭望，又能射击，整体上形成一个可攻可守的立体火力网，屡屡给敌人以重创。

了不起的冉庄地道，了不起的军民团结，了不起的抗日英雄。

我们来到一位老奶奶家中。她家的院子里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地道洞口。她说，当年她的家人就在这里躲避日本鬼子扫荡，配合八路军作战。

冉庄地道，一处永恒的、宝贵的历史财富。

青山知是故交来

■刘冀川

的岩壁增添一道亮丽色彩。

翻过山头，是一道险峻的山岭。战友们说，这里在历史上曾是一处军事关隘。一块巨石旁，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。我们植树时，有战友提议在这里栽上一片青松，大家都赞同。当年纤细的松树苗，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，如今已经郁郁葱葱。它们挺拔矫健的身躯，像极了一个个站哨的士兵。清风吹过，松涛飒飒，使这座山、这道岭更显得威武豪迈。

对面的山岭上，是我们栽下的一片柿子树林。阳光透过硕大的树冠，在岩石上洒下斑驳光影。去年秋天，退休多年的战友发信息嘱托我，一定要去看一下他当年嫁接的“磨盘”柿子。当我看到红彤彤的柿子，从翠绿的枝叶间探出头来，心中不禁一阵兴奋。我正要举起相机拍照发给老战友，只听“扑棱”一声，一只喜鹊从树间飞出，“喳喳”地叫着，在我身边环绕盘旋。那清脆的叫声，如一阵爽朗笑声回荡在山谷。随着喜鹊起飞，两个熟透了的柿子掉落，径直滚落到我的脚下。也许，是这大山又见故交来，在向我表达欢欣的情感。刹那间，我的情绪被点燃，与这座山产生了强烈共鸣。

行走在这熟悉又新奇的山间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再转身回望，丽日骄阳的光辉里，山花在风中嫣然浅笑，杨柳在山谷翩翩起舞，小鸟在山涧翻飞翱翔。还有那清澈的溪流，“叮咚”脆响跳跃在岩石上溅起串串水花。隽秀的青山，处处都能看到当年战友们挥洒的火热情春，缔造出绚丽的山韵。

猛然间，我似乎听到了大山的声音，那是山的激情吟诵，是对战友们青春奋斗的回响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我始终认为，山是有灵魂的，并且富有情感。

一个蓝天澄明的周末，我再次来到这座感念多年的山。

我站在山脚仰头凝望，眼前的大山，像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锦绣披风，层层叠叠的植被，翠浪翻滚，绿烟袅袅，从山谷一直蔓延至山巅。这美丽的景象，让我心潮澎湃。

40多年前，这里还是一座荒山，目之所及皆是荒芜的景象，裸露的岩层呈现着铁锈般的红褐色。我所在的部队接到绿化荒山的任务。战友们植树造林的壮观场面，仍历历在目。

那时候，连队只有几辆老卡车，吱吱呀呀地运来水和土壤。我们肩扛着沙袋，扁担挑着水桶，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蜿蜒而上，把水土一点点送上山。在斜坡上、悬崖边，我们撬动大块岩石，翻出较细腻的沙土，和运来的土壤混合，栽种树苗。铁锹与岩石的铿锵撞击声、沙土的簌簌声、水桶倾倒的哗啦声此起彼伏，构成一曲动人的交响。大家手掌磨出了血泡，汗水浸透了迷彩服。我们在这里埋下希望的种子，栽下美好的憧憬，等待荒山焕发出锦绣。

如今，沿着山路拾级而上，沿途风景令人眼前一亮。我们在崖畔处种植的酸枣树，如今已绵延成了茫茫一片。山风拂过，浓密翠绿的枝叶舞动，绿光潋滟。米粒大的枣花散散发着清新香气。到了秋天，艳红的酸枣会密密匝匝挂满枝头，如同一串串红玛瑙。果实累累，随风摇曳，为沧桑

守的点位成了孤岛。更糟糕的是，运送补给的卡车在一处陡峭冰坡下被困住了，动弹不得。

给养中断，炊事班长老陈将最后几块压缩饼干掰成碎屑，撒进滚烫的开水里，搅成稀薄的糊糊，分给每个人暖身。轮到我站凌晨的岗哨，我裹紧大衣，握紧冰冷的钢枪，站在哨位。寒风裹挟着尖锐的冰粒，穿透层层衣物，刺入骨髓。我的睫毛结了霜，眼皮越发沉重，困意和刺骨的寒冷交织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透过沉重的雪幕，我看到几点微弱的光，一寸寸向营房方向挪动。风雪太大，看不清人，但那坚定的步伐十分熟悉。是连长、薛班长和另外几名骨干！他们打着手电，用背包绳彼此紧紧串联着，弓着背脊向点位跋涉而来。他们身后，用绳索拖拽着沉重的物资。

这一幕，成了深深刻在我心里的“边防记忆”。他们在雪中前行的身影为我们诠释了“上山”的内涵。“上山”，不仅仅是边防军人的任务，更意味着在绝境中开辟生路，在极限处坚守职责，为战友扛起生的希望。

薛班长退伍了，带着一身被风雪磨砺出的硬骨。我接过他使用多年的那支钢枪，也接过他那融入血脉的责任。几年间，我一次次带队上山。风雪巡逻线上，我的脚印渐渐叠印上他昔日的足迹。



赤水长流（中国画）

董 Huyuan 作

叠印的足迹

■崔志勇

缝往里钻。”夕阳的金辉落在他黧黑泛红的脸上，那抹标志性的“高原红”仿佛被点燃，透着一股子历经风霜的刚毅。

盘旋的路连成一条缠绕山体的长龙。终于到达海拔近5000米的山口，我们停车休整。推开车门，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让我们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费力。薛班长指着远处山坳里一片低矮的迷彩营房：“看，那就是咱们的‘家’。去年我们在门口栽了百来棵红柳，硬是活下来一半。”到营区后，我再看那些红柳，细弱，却以一种倔强的姿态伸展着枝条，在狂风中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像是在为我们的到来奋力鼓掌。

夜里，高原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躺在床上，我的头像被钝器一下下凿击，缺氧的感觉缠绕着每一根神经。接连几天，我都脚步虚浮，胸口火烧火燎。在这种煎熬中，一天黄昏，薛班长招呼

我们几个新兵：“走，带你们去个地方。”踩着没膝的积雪跋涉近半个小时，一座界碑出现在眼前。“中国”两个硕大的，用红漆书写的字，深深镌刻进坚硬的碑石。

薛班长蹲下身，用厚实的手套仔细拂去界碑棱角处凝结的冰霜。“9年前，差不多也是这时候，我的老班长第一次领我到这里。”他的声音，像山风拂过岩石的罅隙。我们面对着界碑，齐声背诵军人誓词。那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，显得异常清晰。

时光在昆仑山永不停歇的风雪中流逝。转眼，我迎来了第3次“上山”。零下20摄氏度的清晨，高原的风如砂纸，在脸上摩擦出粗糙的质感。就在本次驻训的后期，薛班长接到了退伍的命令。离队前的日子，他依然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班长的职责。

那天，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。狂风发出骇人的尖啸，能见度骤降。我们驻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那年入伍下连不久，我就发现老兵们在训练间隙，眼神总爱望向西北天际。他们嘴里总念叨着“上山”，念叨着冻伤脚趾的严寒、吹跑钢盔的狂风。“上山”像一句神秘暗语，在我心里埋下种种疑问。直到看见卡车内堆叠成小山似的厚重防寒帐篷、氧气瓶和高原药品，我才知道，“上山”，是前往昆仑山脉深处的驻训点。那是一条通往与平原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路，是我们淬炼筋骨与意志的必经之路。

一天，我的班长薛正云正带我熟悉手中钢枪。枪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下月跟我上山见识见识吧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鼓励的意味，让我心生期待。

初秋的平原尚浸染着暑热，载着我们的大卡车一头扎进高寒。车窗外，平原沃野逐渐被荒凉的戈壁取代，昆仑山庞大冷峻的轮廓在视野尽头越来越清晰，如同天地间一道灰蓝色屏障。峰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

我捏着海拔表，指针随着山路的盘旋剧烈跳动。薛班长敲了敲车顶棚，发出厚重的响声：“都精神点，把护膝套严实了。山上的风，能顺着骨头